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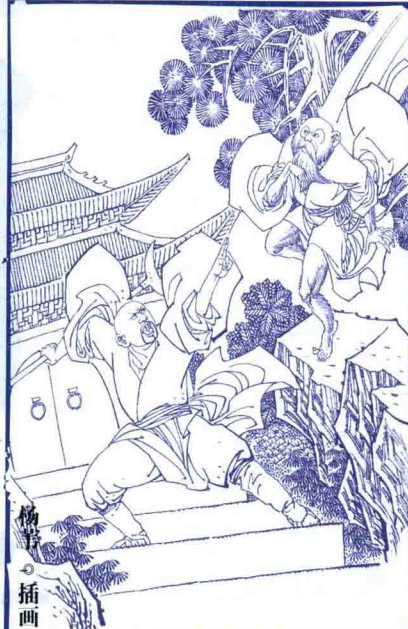
全十卷 卷五

还珠楼主◎著 裴效维◎校点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蜀山剑侠传



杨增
插图

还珠楼主◎著 裴效维◎校点 杨苒◎插画

蜀山剑侠传

全十卷 卷五



民国武侠·北派经典

插图版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一八四回 照影视晶盘 滟滟神光散花雨
先声惊鬼物 琅琅梵唱彻山林 2095
- 第一八五回 月夜挟飞仙 万里惊波明远镜
山雷攻异魅 千峰回雪荡妖氛 2110
- 第一八六回 大地焕珠光 念悔贪愚 始悉玄门真妙谛
法轮辉宝气 危临梦觉 惊回孽海老精魂 2137
- 第一八七回 巨掌雀环 神光寒敌胆
皓戈禹令 慧眼识仙藏 2156
- 第一八八回 毒雾网中看 岩壑幽深逢丑怪
罡风天外立 关山迢递走征人 2177
- 第一八九回 念切蒸尝 还乡求嗣子
舌如簧鼓 匿怨蓄阴谋 2222
- 第一九〇回 射影喫毒沙 平地波澜飞劳燕
昏灯摇冷焰 弥天风雪失娇妻 2241
- 第一九一回 雪虐风饕 凄绝思母泪
人亡物在 愁煞断肠人 2258
- 第一九二回 悔过输诚 灵前遭惨害
寒冰冻髓 孽满伏冥诛 2277

- 第一九三回 隔室庆重圆 悲喜各殊遗憾在
深宵逢狭路 仇冤难解忒心惊 2299
- 第一九四回 地棘天荆 阴谴难逃惊恶妇
途穷日暮 重伤失计哭佳儿 2319
- 第一九五回 临命尚凶机 不惜遗留娇女祸
深情成孽累 最难消受美人恩 2340
- 第一九六回 宝镜耀明辉 玉软香温情无限
昏灯摇冷焰 风餐雪虐恨何穷 2369
- 第一九七回 强欢笑 心凄同命鸟
苦缠绵 肠断可怜宵 2394
- 第一九八回 国士出青衣 慷慨酬恩轻一击
斋坛惊白刃 从容雅量纵双飞 2410
- 第一九九回 旧梦已难温 为有仙缘祛孽累
更生欣如愿 全凭妙法返真元 2419
- 第二〇〇回 披毛戴角 魔窟陷贞娃
惩恶除奸 妖徒遭孽报 2444
- 第二〇一回 照怪仗奇珍 冷冷寒光烛魅影
行凶排恶阵 熊熊魔火炼仙真 2474
- 第二〇二回 玉貌花娇 奇艳千般呈妙相
邪消正胜 传音万里走妖娃 2503
- 第二〇三回 大熊岭 魔火化蓝梟
三柳坪 神针诛黑丑 2521
- 第二〇四回 彩幔横江 禹令神蛛收异宝
奇辉焕斗 金轮火剑胜妖尸 2544
- 第二〇五回 魅影爆冰魂 滟滟神光散花雨
佛灯飞圣火 昙昙幻境化金蛛 2570
- 第二〇六回 玉艳香温 秘戏花阴调鬼子
山鸣地叱 神雷天降荡妖氛 2600

第一八四回

照影视晶盘 滟滟神光散花雨 先声惊鬼物 琅琅梵唱彻山林

如今放下嵩山二老、余莹姑等三人不提。且说杨瑾、凌云凤仗着朱环之力制住神鸠，带了沙沙、咪咪二小，先一同回转白阳崖，天已是黎明的时候。健儿、玄儿早在洞前延颈企望，一见师尊回转，连忙上前拜见。大家同到洞中落座，云凤首命沙、咪二小重述前事。咪咪自喜功高，说得分外精神，全没注意到云凤神色。还是沙沙比较小心，一眼偷觑到师父面容不善，想起昨晚，虽然有功，终是背师行事，暗自心惊。不等云凤发作，悄悄拉了咪咪一下，一同跪地禀道：“弟子和咪咪此行起因，只由于前日恩师要命弟子等前往妖穴，暗窥虚实，太仙师从旁拦阻，说得妖尸那般凶法。弟子等以为师父既然吩咐，此行决无差错，一时狂妄无知，背师行事。满拟隐身有术，人小可以藏身，不致触动埋伏，当晚便可以得了虚实回转。不料果如太仙师之言，妖尸墓穴埋伏周密，禁制重重，进本侥幸，出却太难，一同被困至今，方得出险。虽仗二位师尊福庇，得保残生，并因深入，略窥虚实，毕竟罪大功小，难以掩盖。未出险时，已和咪咪商量，归洞请罪，甘愿责罚，以为后戒。适蒙恩师垂询详情，不得其便。现在一切涉险经过，业已禀明。自知罪重，本来不敢求饶。不过弟子等人小无知，事属初犯，仍望恩师格外施恩，从宽暂免加罪，俾其改过自新，弟子等感激不尽。”

杨瑾见沙、咪二人一点大的焦侥细人，不特坚忍刚毅，有胆有识，更能知机进退，全不以功高自满，越看越爱，不忍云凤降责，早打好了主意。

便是云凤，先见咪咪表功得意之状，有些不悦；听完沙沙这一套话，再一看咪咪先时满面欢喜，已改成了畏惧之色，不知不觉，也消了怒意。只缘立法之始，不可姑息，故意作色怒道：“尔等四人，本为焦侥细民，休说学道成仙，便是转劫为人，也须几世修积，才能得到。一旦受我提携，真乃旷世仙缘。先前不过奴仆之分，嗣见你等勤勉向上，才逾格施恩，勉强收容门下，随我学习道法、剑术，以冀将来有所成就，也不枉我度化一场。拜师那日，曾对尔等一再申说，本门戒条，最忌贪妄和违背师命。怎便一日之间，连犯二罪？现当群仙劫数，邪正不能并立，各异派中能人甚多。为师仗着师祖仙传，又在此面壁多日，悟彻白阳真人仙迹图解，近来身剑已能合一，不奉师祖之命，尚且不敢率易下山，恐有失闪，致贻师门之羞。尔等人小力微，道行直谈不到分毫。妖尸何等劲敌，上次杨太仙师和我，均经陷身挫败，几遭不测。我因不知妖墓底细，误以为尔等新学隐身之法，人小又可以暗中来往，不比我们公然与之对敌，或者不被觉察。嗣经杨太仙师一说，方知不可轻视。果然你二人一去，便被陷在内。设使妖尸命限未终，或是嵩山二老前辈不来相助，我与杨太仙师非其敌手，你两个小人焉有命在？有罪不罚，势必他日再蹈覆辙，或使旁人效尤。就算尔等身败名裂，咎由自取，岂不玷辱师门声誉？越是首次，越发姑息不得。”

“现有去留两路，一任尔等自择。一是收回宝剑，逐出门墙。本山高出云表，下通无路，百里以内，深山幽谷之中，不少奇禽怪兽，毒虫恶蟒，以及山魃木魅之类潜伏，大人遇上，尚难幸免，何况尔等。姑念相随师生一场，由我亲自携带，送回焦侥故土，重为细民，自生自灭，永堕轮回，既非我的门徒，也勿庸再加责罚。一是先打四百荆条。我打你二人，也禁受不起，可由健儿、玄儿行刑，只不许丝毫宽纵。领责之后，我便随了杨太仙师，带着健儿、玄儿两个，同往仙山，参谒芬陀师祖，去化却神鸠恶骨。就便仰祈佛力，为尔等脱胎换骨。事毕，再带着健儿、玄儿，同往峨眉山凝碧崖太元洞内，拜谒掌教师尊，以及老少各辈尊仙同门。罚你二人在此看守洞府，闭门面壁虔修，以观后效。再如犯规，便以飞剑处死，决不宽容！”

沙、咪二小先听头一条路，已吓得通体汗流，心寒胆裂。后听第二条路，

虽然不致被逐，送归故土，仍有修道成仙之望，但那四百荆条不好挨，尚在其次。最难受的是，矮叟朱梅别前，曾命杨、凌二女带了两小，同谒芬陀大师，去完神鸠恶骨，再送至峨眉后山，相伴神鸠，守候灵鬼徐完来犯。近日饱闻峨眉是群仙居处，仙景无边，此行暂时虽不能就窥见凝碧宫墙，参与开府盛典，但师尊既在那里，总还有一线之望。何况芬陀佛力，可以脱胎换骨，转为大人，渴望已非朝夕。不想一朝自误，出死入生，白受了许多惊恐危难，反闹到这般结果。健、玄二小安分守己，倒是不劳而获。这一来满腔奢望，全成梦想。一阵心酸气沮，不由同时落下泪来，悲泣不止。

杨瑾方要出言解劝，云凤微使眼色，喝道：“你两个哭一阵，就完了么？我和杨太仙师起行在即，倒是走哪一条路？快说！”这时沙、咪二小越想越伤心，已然泣不成声。便是健儿、玄儿，也觉师父责罚太重，心惊不已。云凤连问两次，二小方抽抽噎噎，同声答道：“弟子宁死，也不愿离开恩师回去。惟望恩师念弟子昨晚之行，也曾饱受艰难危险，此次去见芬陀师祖时，将弟子也一同带去，哪怕再多打上几百荆条，也甘心了。”云凤见二小真个向道心坚，甘受重责，心中也颇赞许。明知杨瑾必加劝阻，仍然故意喝道：“你两个误却仙缘，咎由自取。此行本来不许同往，既愿以打代罚，姑念诚求，也罢，健儿、玄儿取荆条过来，待我验看之后，再将他二人重责八百。”

沙、咪二人闻言，方去了心头一块病，立时止住泪容，跪叩师恩，和颜悦色，趴伏在地，静候施刑。健、玄二小取来荆条与云凤验看之后，因师命不许宽纵，哪敢从轻。各向沙、咪二小先道了罪，告以师命难违，手举荆条，刷刷刷往下抽去。这类小人，本极脆弱，不禁重打。沙、咪二小又知道健儿、玄儿手重，师父在上监察，不能徇情，这一顿打，还不打个皮开肉绽。一见荆条扬起，吓得双目紧闭，正准备咬牙忍受。谁知那又粗又长的荆条抽到身上，只听刷刷叭叭之声连响不住，却丝毫不觉痛痒。先还当是健、玄二小顾着同门义气，拼着受责，手下留情。及至偷眼一看健、玄二小下手神情，竟是又急又快，一点不像做假。再偷眼一看上面坐的二位师尊，师父虽然寒着一张脸，口角间却微露着一丝笑容，好似刚刚敛去；杨太仙师一双神光足满的炯炯双瞳，正注定他两个微笑呢。二小原极聪明，见状恍然大悟：

“杨太仙师素对自己等四人喜爱，适才出险之时又连夸奖了好几次。因见师父立法之始，又有别的同门比着，不便讲情，明着任凭师父降责，却在暗中行法保护，所以打在身上，不觉痛楚。否则任是健、玄二小怎样留情，哪有丝毫不觉之理？”想到这里，不禁双双抬起头来，又偷觑了杨瑾一眼。见杨瑾对他二人微一颌首，使了个眼色，又朝云凤一努嘴。二小猛想起已挨了百十多下荆条，尚未求饶。恩师为了立法，才不许将功折罪，如被健、玄二小看破，他们不知杨太仙师暗中默佑，定疑师父故意做作，岂不有关恩师威信？万一再被恩师看破，说不定由假变真，仍免不了挨顿真的好打，那才又蠢又冤呢。越想越对，不谋而合，各自装着忍受不住，始而低声泣求，继以大声哀号，苦求宽免。健儿、玄儿见二小竟能耐打，也颇惊疑。及至二小这一放声哀告，不禁动了同门义气，也双双住了手，跪在地下，代为哀求施恩，乞赐宽免。

其实云凤也极疼爱这四个小人，怒本假怒，不得不尔。口里虽然喝令健、玄二小重责，心中料定至多打上几下，杨瑾必来解劝，那时再乘风收帆，使四小都知儆戒，以后不敢胡行，也就罢了。及见荆条打在沙、咪二小身上，没听出声呼疼。四小近练内功，尚只初步入门，决无这等耐打的本领；健、玄二小又没敢徇情从轻。杨瑾又未说情，知她由明劝改作暗中护庇。一看杨瑾，果然手掐暗诀，指着下面，脸却望着自己微笑。自己方觉做作得好笑，正值二小抬头偷看，不禁暗怪杨瑾：“只顾你一味偏袒，使得被责人毫不知痛，如被健、玄二小看破，还当是当师父的也有心作假，打给他两个看，岂非笑话？你好歹也让他俩挨上几下，一则使知畏惧，二则也好下台。”

云凤正打算用话去点杨瑾，沙、咪二小已然会意，哭求起来。接着健、玄二小也停了行刑，跟着跪下求情。云凤先望杨瑾一眼，假作不允，并喝健、玄二小何故停刑，莫非也想陪挨几下？健儿、玄儿吓得刚要拾起荆条接着再打，杨瑾将手一摆，含笑劝道：“这两个小人儿，已挨了二三百下。先时想是自愿领责，不敢出声。我也因你立法之始，不便求情。如今我看他们实禁受不住了，怪可怜的，看我薄面，饶了他们吧。”云凤闻言，才藉势收科，吩咐住打。喝道：“两个大胆的小孽障，如非杨太仙师金面，今日怎能宽免？”

看你们下次还敢违命胡为不敢？”二小齐声恭答知悔，又匍匐膝行上前，先谢师恩，后谢杨太仙师讲情之德。云凤喝令起去。沙、咪二小仍装作负伤委顿之状，缓缓起立。

健、玄二小刚要过去搀扶，杨瑾已一手一个，将沙、咪二小揽至怀内，说道：“你两个为我的事，受了不少惊险辛苦，功成归来，还要挨打。在你师父门下，固是有罪，便换了是我的徒弟，也不肯就此宽容。如单是对我，却是有功之人，当得奖赏酬劳，才是正理。可惜我的法宝虽多，你两个气候还差，拿了去也难使用，一遇强敌，转足为祸。好在你们俱要随我同返仙山，我自有一番计较。这里有两粒灵丹，乃我师父芬陀师祖亲身炼就。共采取灵药不下千数百种，为时九年，始见炉鼎之上凝成异彩，取出开视，共只炼成了三千六百四十九粒。我前生曾列门墙多年，并未赐予，直到转劫今生，才赐了我十几粒。除自服外，余者带在身边，行道济世，并赠有缘之士。恰巧还有两粒在此，今特赐你们。此丹功能起死回生，轻身延龄。你两个服下去，不特立时止痛，尚有其他妙用。这权当我的酬劳吧。”沙、咪二小闻言大喜，忙恭恭敬敬叩谢接过，献与师父过目，然后奉命吞服下去。这一来，恰好将秀才那顿不受伤的打掩饰过去。云凤始终仍作不知。沙、咪二小由此将杨瑾感激得刻骨铭肌，永铭心版。二女刑赏兼施，恩威并用，又各告诫了一番，教了拜谒芬陀师祖的礼节，到时不可大意，妄言妄动，自干罪戾。四小一一领命。

二女这才行法封洞，由云凤用朱环制住神鸪，杨瑾持着圣陵二宝，紧紧监督，同驾遁光，带了四小，招呼一声，大小六人，一同破空而起，电转星驰，直往川边飞去。到了川边大雪山倚天崖龙象庵前落下，正遇芬陀大师的师侄苏州上方山镜波寺独指禅师的记名弟子林寒，站在门前危石之上，向着来路眺望，状似若有所待。杨瑾以前曾随神尼芬陀到过上方山几次，知道此人剑术高强，深得独指禅师降魔真传。

原来独指禅师因和林寒俗家谊属至亲，当年修道未成时又曾受过乃祖林鸾三次解难救命之恩，兵解时再三重托，说此子夙根深厚，生有仙骨，自己解脱在途，他年纪太小，不及引度，匆促中无人可托，恐将来不遇明

师，误入旁门，务望暂时引到门下，传以道法，等他仙缘到来，另有遇合。禅师自然义不容辞，忙寻到江西南昌府林鸾俗家，将林寒接引上山。因见他资稟虽佳，可惜杀孽太重，本身不是佛门中人。因受乃祖一场重托，虽然不惜尽心传授，只收作记名弟子，并未给他披度。便是所学，除教他在炼气、吐纳、导引等玄门根本功夫上着力而外，尤其偏重在降魔防身上面，并未传以禅门心法。

彼时林寒初入门，年纪虽只七岁，因家中兄弟姊妹甚多，乃父奉有仙人祖父之命，事前曾对他说过详情。他又生性好道，颇有祖风，知道禅师是得道神僧，法力无边，来时满怀成佛作祖奢望。嗣见禅师不为披剃，也不轻授经典佛法，与别的同门不同，心中疑虑。过了数年，忍不住请问。禅师对他说了经过，并说乃祖当时也只是暂托收容，免入歧路，异日尚须另拜仙师等语。林寒好强，闻言心中好生忧闷。几次婉言恳求，说师恩深厚，自己向道心坚，志在求禅，佛门广大，怎地不能相容？千乞师父格外成全，誓死不再投师他适等语。禅师笑答：“事有前定，你我俱不能改易，一切将来自见分晓。”仍是执意不允。

林寒无法，拿定主意，相随禅师不去。用起功来，分外勤勉，日益精进。二三十年光阴，论飞剑法术，无不出人头地。近年禅师又将生平几件炼魔之宝悉数授予，本领益发惊人。中间好几次奉命下山行道，因禅师说他杀孽太重，时时警惕，轻易不开杀戒，一心只想人定胜天，以诚感格，永列佛门。每当复命，和禅师说起他的心意，禅师总说：“到时由不得你。”

末次回山，禅师因他外功积得很多，大为奖励，却仍不见他传戒披剃。林寒一时情急，跪伏哀求不起。禅师摇手笑道：“无须如此。我这里有两封柬帖，注有年日，到时开看自知。你既未得我禅门心法，又未得过玄门上乘真传，所学只是佛道两门中的防身御魔法术，任你练得多么精深，至多所向无敌，并不能修真了道。何况各派高人甚多，无敌二字万做不到，怎可不去求师，就此而止？你尝说随我修身不去，即此一言，已不似佛门中人口吻，何论其他？我师徒功行即日完满，你此次归来恰是时候。后日可持我第一封柬帖，往川边小崆峒倚天崖龙象庵去，叩见芬陀师伯，她看完柬帖，自

有吩咐。以后便在她邻近的大雪山中潜修，一则遇事可以求助请益，二则你将来转入玄门也应在其处。余下一封，另有奇验。现值夜课，你跋涉多日，回房习静去吧。”

林寒听禅师言中之意，好似禅师圆寂在途，不禁大吃一惊。还欲叩问，禅师把面目一沉，将手一摆，双眼便合下来。接着门下僧众也都跪伏在地诵起经来。自己跪处，正当上座大师兄明照夜课唸经之所，正自含笑相待，口中并已喃喃不辍。只得惘然礼拜起立，回房自去打坐。原意夜课毕后，再去跪请明示。打了两个时辰的坐，子夜已然过去。忽闻异香由外传来，耳听前殿梵唱之声越益严密，觉与往夜不类。抬头一看，前殿已被红光罩满。情知有异，慌不迭地飞身赶往前殿一看，禅师业已换了法衣，端坐示寂。门下众弟子共是六人，也都法衣列坐，口诵佛祖出世真言，梵唱正和，神态甚是端肃，看神气连众弟子也一齐同去。先时闻语心惊，万不料这般快法，不觉又是伤心，又是着急。忙一镇静心神，恭恭敬敬跪行入殿，匍匐在地，眼含痛泪，口称恩师。刚要往下说时，禅师忽然睁眼微笑道：“适才话已说完，你自谨慎照此做去，玄门一样也成正果，何必这般作态则甚？速去勿留。”

说完，只“咄”了一声，满殿红光金霞闪闪，花雨缤纷。众弟子梵唱尽息，各人脸上都有一片红光升起，一瞥即逝。再看禅师师徒六人，俱已化去。想起多年师父、同门相处的恩义，由不得一阵心酸，哭出声来。正瞻仰法体，抚膺悲恸间，忽听地底隆隆作响。猛想起法体已各用真火化去，并未备有盛殓缸罈。建造此殿时，距今不过两年，禅师曾有归宿于此之言。并且全殿俱仗禅师法力，运用本山空石建成。地下震动，想是早已行法，要连殿带七尊法体一齐埋入地内。那两封柬帖，也不知放在哪里。这时地下响声愈洪，震撼愈烈，明知地将陷落，满腹悲思，仍在跪伏瞻拜，兀自不舍就去。待不一会儿，倏地一道金光，起自禅师座前，猛觉一阵绝大力量迎面冲来，自己竟存身不住，由地下被它撞起，直掷出殿外老远。才一立定，金光敛处，再看殿上石门已合，又是一大团金光红霞升起，异香缭绕，沿着殿的四周陷成一圈，地底仍旧隆隆响个不住，全殿就在这百丈金霞笼罩中，缓缓落了下去。

等林寒跪叩起身，地底响声顿歇，金霞渐隐，殿已不见，变成了一片石地，毫无痕迹可寻。原存身所在，却放着两封柬帖。拜罢拾起一看，一封是与芬陀大师的；另一封不但外面标明年月，还注着开视地头。寺中连林寒一共是八人，禅师师徒七人同时坐化，剩下林寒一人，无可留恋，法体又经大师行法葬入地底。只所余殿房系经大师师徒在此苦修多年，就着本山木石泥土亲手建造。全庙共有大殿三层，俱供有佛菩萨像。此外尚有七间禅房，一个偏殿。甚是庄严坚固。自己一走，日久废置，岂不可惜？独自在寺中望空哭拜了几次，想不起两全之策。

第二日中午，正在哭拜，忽见山门外走进一伙僧人。为首一个老和尚，生得身材高大，慈眉善目，身着法衣，手持禅杖。身后随定的六个和尚，也都容止庄和，面有道气，一同缓步走来。林寒看出不是常人，方要上前请教，为首老和尚只一合掌，便率众往内层大殿中走进。林寒连忙跟人，见他师徒先朝殿中佛像礼拜了一阵，竟往禅师师徒日常打坐用功的蒲团上坐下，同把眼皮一合，打起坐来，仿佛这寺原是他们的一般。人数也恰一个不多，一个不少，共是七人。林寒虽知这些和尚必有来历，总想问个明白。见他们不理不睬，公然想要占有的神气，未免有些心中不服。表面上却不露出，上前恭身请问道：“老禅师哪座名山？何处宝刹？上下怎么称呼？因何驾临荒山小寺？尚乞指示一二。”那老和尚合掌低眉，兀自坐在那里，仍好似全未听见。林寒连问三次，不听答应。暗忖：“佛门弟子，也不是全不讲理法。师父师兄们全都坐化，这寺原应自己承袭。就算我奉命离山，远行在途，正愁此寺无人照管，你如有道高僧，请还怕请不到，来得原好。但寺这时终是我的，和我要，也应说明来意，好言相商。怎的我越卑下，他们倒反客为主，连理也不理？”

越想越没好气，正待发作，猛觉前面禅师坐化殿宇沉落的广院中，似有破空之声飞坠。接着听见两人说话的声音，泉声怪气，甚是刺耳，好似以前在哪里听过。不禁心中一动，丢下那些和尚飞出，隐身二殿墙角，探头往外一看。只见故殿原址站着两个异派旁门之士：一个正是五鬼天王尚和阳；另一个中等身材，蛮僧打扮，秃得连眉毛都没有一根，相貌猥琐，腰佩

法宝囊，背插双刀和一根幡幢。二人背向自己，正在谈话。

先听五鬼天王尚和阳道：“昨日在毒龙道兄洞中用晶球视影，察看老贼和尚近作何事，明明见他同了几个孽徒一齐坐化。后来殿中走进一个俗家少年，忽然光华涌起。底下便看不见分晓。我算定老贼师徒已然坐化，想起当年之仇，今日特地约了你来，取他们师徒的遗骨，回山炼宝，兼报前仇。怎么到了这里，全不见那座石殿影子，是何缘故？”那秃子答道：“这里并无丝毫遗迹可寻，莫非他师徒在旁的地方坐化了么？”尚和阳道：“适才我们在空中飞落时，看见全庙孤零零只有这一座殿，与晶球所见不类，原也疑心有变。下来一看，那山门情景，与院中这些树木山石，无一不与昨晚所见相合。只那座殿，却不知去向。此寺是他多年盘踞之所，从不轻易全数离开。坐化决已无疑，只不知使什法儿，将劫灰藏起。今日好歹也须寻出他的下落才算。”

林寒想起当初五鬼天王尚和阳行经山下，劫取阴胎，被禅师赶去，救了垂死的孕妇，打了他一禅杖，几乎打死。林寒随去，虽未露面，却看得明白。知他当时侥幸逃生，仍然记恨前仇，乘着禅师师徒化去，前来报复，不禁怒从心起。本要出去会他，继一想：“后殿那七个和尚，来得甚是奇突。适才过这头层殿时，好似见老和尚用禅杖在地上略微划了一下，以为事出无心，没有在意。五鬼天王乃旁门左道中能手，同来秃子虽未见过，也似不是凡庸。全寺大小也有三层，一二十间殿房，到了他眼里，却只看见这一点地方。即使藏法体的故殿，事前有恩师法力封锁，他看不出，怎连后边殿房也自隐起？”想了想，来人已落下风，恩师必有部署，决讨不了便宜。还是暂不出去，看他有何伎俩使出来，再行相机应付。

说也奇怪，尚和阳和那秃子不住口诵番咒，两手掐诀，将魔教中极厉害的禁敕之法全使出来，院中通没丝毫动静，看神情烦恼已极。后来秃子又说：“贼和尚师徒遗蜕，许不在此地，埋藏寺外。”尚和阳道：“这绝不会。休说晶球视影，看得他明明白白，不会差错。便是贼和尚，平日以为他炼的是禅门正宗，上乘佛法，把一切释道各家门户全不看在眼里，何等自负，岂有在他去时，做那掩藏畏人之事？我想仍在此间，定是用那粟里存身的金

刚禅法，将躯壳埋葬。表面上仍作为生灭都在此地，并不畏人寻掘。真个诡诈，可恨已极！今日好歹也要寻出他来，带回山去，用我本门天魔大法祭炼，叫他枉炼多年已成道的元神，仍要永远受我禁制，万劫不得超生。我却添一件纵横宇宙，无一能敌的至宝。”

说到这里，忽听有人在近侧微微一笑。尚和阳疑心是秃子笑声，秃子力说无有。二人也是异派中的能手，久经大敌，情知有异。虽然有些惊疑，暗中却行使一种极恶毒的禁法，想使敌人现形受制。法使完仍无动静，方在自揣：“明明听见有人微笑，怎会听错？”秃子忽然失惊道：“道兄，我们不是遇见劲敌了吧？我两人所行之法，有绝大妙用，无上威力。就算贼和尚遗蜕没有埋藏此地，这些殿宇山墙和院中树木，如何能禁得住？岂不早成灰烬了么？”

一句话把尚和阳提醒，不禁骇然。正要开口，忽听梵唱之声起自院中地下。一会儿工夫，院后和四方八面跟着继起。顷刻间，全山远近，到处响应。尚和阳和秃子听了，兀自觉得心战神摇，不能自主，身子摇摇欲倒。知这是西方天龙禅唱，妙用无方，不知机速退，一被困住，不消个把时辰，周身骨软如棉，如痴如醉，全失知觉。先是不知转动，任何道力法术，只一使，便都破去。接着心神大乱，勾动本身真火，自化成灰。不由吓了个魂不附体，同喊一声：“不好！”连忙破空飞起。

林寒闪身殿角，本就愤怒欲出。这时方知佛法妙用，好生惊佩，犹未知是新来的老僧助力。一见敌人狼狈欲逃，哪里容得，大喝一声，方要飞出拦阻，猛觉身子被人拉住，耳听有人低语道：“何必如此急急？他逃不走，时限未至，略加警戒，由他去吧。”

忙回头一看，四山梵唱声中，身后空空，并无一人。那么精纯的剑术，却飞不出去。再一看尚和阳和那秃子，满身烟光，还没飞过殿角，便似有人牵引着的收线风筝，飘坠下来。连起几次，俱是如此。彼此面面相觑，神态惶急，做声不得。隔了俄顷，秃子首先服输，朝尚和阳一使眼色，面对大殿跪倒，低声祝告，求饶一命。尚和阳先还负强，后来实在无计可施，耳听梵唱之声越密，危机已迫，再不知机，非弄到形神消灭不可，也吓得跟着跪

下，祷告起来。刚叩了几个头，祝告未终，一片金霞笼罩处，地面顿现出一个大孔，先从地底升起，大如七朵金莲，上面端坐禅师师徒七人。放出万道金光，千条霞彩，祥氛瑞霭，花雨缤纷。看似缓缓升起，晃眼工夫，没入高云之中，不知去向。紧接着，又从地底缓缓升起七个老少僧人，一到地上，便望空膜拜。等禅师师徒法体升入云中，为首老僧才用禅杖指着尚和阳和秃子微笑说道：“你二人看见了么？正邪殊途，便在这里。此乃幻相，休得当真。趁早回头，还不快去！”说到“去”字，满院金光霞彩，似电闪金蛇一般乱飞，耀目难睁，四山远近万千梵唱，划然顿息。就在这瞬息之间，眼前一花，金霞敛处，依旧白日当空，院宇沉沉，老少僧人全都不见，地面也并无孔穴，只剩尚和阳和秃子二人。知己开恩释放，慌不迭地站起身来，抱头鼠窜，各纵遁光，破空飞去。

林寒见禅师师徒法身出现，亟欲追出顶礼，无奈身子不能飞动。嗣见七个僧人，竟是今日新来的不速之客，定是恩师算到有此一着，特地事前约来相助，接掌此寺的。不由敬心大起，方后悔适才错看了他们，尚幸没有侮慢之言出口。算计前院隐去，仍在后殿打坐。念头一动，脚已能移，连忙一敛心神，恭恭敬敬走向后殿一看，果然老和尚等七人端坐在那里，与先前一样，好似全未动过。急忙跪伏在地，方要请问法号，老和尚微睁二目，含笑道：“你不是我这里的人，你自有你的去处。今日且容你暂住一宵，明早自去吧。”林寒已料定他是前辈高僧，赴约而来，恭恭敬敬跪答道：“弟子愚昧，有许多老前辈都不曾拜见过。昨晚众师兄坐化，师父只命弟子明日早行，往川边龙象庵拜见芬陀大师，也没说起老僧师今日驾到。初会时不知究竟，诸多失于敬礼，望乞老前辈开恩鉴谅。并恳赐示法号，日后回山拜谒，也好称谓。”

老和尚笑道：“我无名无姓，有什么法号？我的来历，你见了芬陀道友，自然明白。适才那两人，你想必急于知道他们的来历。一个是尚和阳，你原认得，不说了。那秃子是天山博克大坂羊角岭的四恶之一，姓许名陶，各异派中都称他为秃神君，精通邪法，心辣手狠。尚和阳因记你师父当年之仇，法力又敌不过，蓄志已非一日。昨晚在他同道毒龙尊者那里，谈起前仇，偶用晶球视

影，恰看出你师父行将坐化。正想看个仔细，你师父神机内莹，慧珠朗照，已有觉察，立使佛法，放出三宝神光，将全殿笼罩。这厮底下虽看不真切，已然略窥虚实。恰遇许陶也在那里，从旁一怂恿，想将你师父法体盗回山去，用魔教中极恶毒的禁法咒炼成灰，拿去害人。谁知你师父知我必来送别，特意等我事完赶来，身虽灭度，真神尚未飞升。佛法无边，岂是二三妖邪所能侵犯？如非这厮命不该绝，许陶将来别有一番因果，又都见机乞命的话，那西方天龙禅唱，再过巳时不停止，这两个妖孽便没命了。你师父法身，安藏正殿，凡体不能入内。我师徒一到，便来这里打坐，仍以真神前往相会送别，以践宿约，人并未离开此地。因尚、许二妖人俱是邪道中的能手，你本带发学道，平素和这厮未有嫌怨。你日后要在雪山隐居，以俟仙缘。这些妖人，常时来往其间，此仇一结，岂不平添许多仇敌魔障？何况早有安排，用你不着，无须多此一举。所以将你阻住，不令出去。

“今晚子时，还有人来与你师父送还一样东西，于你大有用处。来人如知你师父灭度，必将此物不还，据为己有。彼时我师徒已在夜课之际，这是大金刚禅课，不是寻常。他闻得梵唱之声，恐佛光伤了他，必不敢冒昧进来。你到了亥正，即去山门外相候，如见有一道青光自东南飞来，立即上前拦住，只说一句：‘你事已办完，借我师父的东西，快些还来。’他当你奉着师命索讨，当时必不疑心别的，定然交还给你。你接过来，即速回到殿里。切忌回头看他，神形越自然越好，以免他见你不是佛门装束，因疑生悔。他知你师父道力高深，你虽非佛门弟子，也必有瓜葛，奉命守候，东西已落人手，纵生悔心，没有启衅之由，也说不上不算来了。他来时空中先有极尖细的啸声，如能用法稍掩本来面目，日后用那宝物时，再仔细一些，他不知此宝被何人得去，无从寻觅，便永无后患了。等天微明，急速起身去吧。”

林寒敬谨受教。见老和尚又闭目入定，不敢再渎，叩谢起身，回转自己禅房，打坐养静。到了戌初，先将随身应带的法宝、衣物，一切准备停当。左右无事，恐怕来的时间万一早晚相左，天交亥初，便去山门外相候。那晚正值山中云起，星月无光，山原林木尽被云遮，四外黑沉沉的，虽练就一双慧眼，也不能穿透云雾。这时大殿中梵唱之声已起，迎着浪浪天风，独立苍茫，

禅唱琅琅，间杂一两下疏钟清磬，入耳清越，益发显得空阔幽静。想起自己从小在此带发修行，蒙恩师教养深恩，好容易学会许多道法，只可惜本身不是佛门中人，未传得上乘真谛。原意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只要念切虔诚，励志苦修，不患不得恩师垂怜，祝发受戒，侧身禅门，同参正果。谁知福薄缘慳，恩师和诸同门遽然道成飞升，只撇下自己一个。今天所来前辈高僧，未说出法号，看神气必受师门之托，来接此寺。那送还宝物的，自己回山不久，没听恩师提起过，也不知是什么来历。以前在外行道济世，仗着道术、飞剑、法宝俱是仙传，从没闪失过一次。听那前辈高僧嘱咐谨慎行事语意，好似并不寻常，来时倒要看他一看。

林寒一面伤感，一面寻思。时光易过，不觉已是亥子之交。忽听一阵极尖锐的啸声，甚是悠长，远远随风送到。心中一惊，立时收起思潮，振作精神，静心等候。因为先前胡思乱想，闻声仓猝，竟忘了行法掩饰面目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啸声方才入耳，便见东南方天空中，有一道时青时红的火光，似火箭一般朝山门前射来，晃眼工夫，便自飞临切近。只见白忽忽一幢似人非人的影子，面上一团银光笼罩，周身火光围绕。林寒运用慧目，定睛细看，竟未看出那东西的真实面目。忙照老和尚的吩咐，一纵遁光，迎头拦住，大喝道：“快还我师父的东西来！”那白影行时迅疾异常，来势本要往山门中穿进，闻得禅唱之声，首先吃了一惊，势子一缓，便遇林寒在山门前飞起阻路，匆促间竟未容他细想，立将所持之宝递过。林寒喝声甫住，忽见火光中伸出一只细长手臂，掌中托定一物，连忙伸手接过。那白影正往山门下拜，林寒已一纵遁光，往大殿内飞去。刚一飞起，微闻那白影在身后叹息之声，好似欲追又止之状。手中所持之物，颇似一块圆的玉璧，手触处，似有篆文凸起。相隔不远，晃眼飞入殿内。见眼前奇亮，霞光闪闪，幻为异彩。老和尚师徒七人，俱在合掌喃喃，梵唱之声益急。回头往殿外一看，那条火箭已往东南方高空中飞去，耳听啸声转厉，又由近而远，料是离去俄顷。

林寒因明早便要长行，恐还有什吩咐；自己将行，也该禀一声。先叩谢了一番，仍然跪伏地上，静俟经声住后，再行领悔。待有个把时辰，梵唱之声才止。老和尚挥手命林寒起立，笑道：“佛家原戒打诳语。我因你师父的